

歷史
說部

東周列國志

第三冊



大連圖書館供應社刊行

新式東周列國志目錄

卷一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褒人贖罪獻美女	杜大夫化厲鳴冤	一
第二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幽王烽火戲諸侯	九
第三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周平王東遷維 也	一九
第四回	寵競公周鄭交質	鄭莊公掘地見母	二八
第五回	衛石碻大義滅親	助衛逆魯宋興兵	三八
第六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鄭莊公假命伐宋	四七
第七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五七
第八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敗戎師鄭忽辭婚	六六
第九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祝聃射周王中肩	七三
第十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足被脅立庶	八〇
第十一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鄭祭仲殺堵逐主	八九
第十二回		高渠彌乘閒易君	九九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嚭君臣爲戮	一〇七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一一五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一二六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一三二
第十七回	宋國納路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嬖	一四〇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甯戚	一五〇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	一六〇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一六九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一七九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一九一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二〇〇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二一三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二二五
第二十六回	歌展屨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二三六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第三十二回	曼娥兒踰牆殉節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獻公臨終囑荀息	一
穆公一平晉亂	九
管夷吾病榻論相	一八
驪姬登臺要大赦	二八
介子推割股啖君	三八
羣公子大鬧朝堂	四六
楚人伏兵劫盟主	五六
齊姜氏乘醉遣夫	六八
秦懷嬴重婚公子	七八
秦穆公再平晉亂	八八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九八
晉文公守信降原	一〇九
晉文公伐衛破曹	一一九
晉楚城濮大交兵	一三一
踐土壇晉侯主盟	一四三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觀

衛元暉公館對獄……………一五二

第四十三回 智甯俞假酖救主

老燭武繩城說秦……………一六一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一七一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黑縶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翟……………一八一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入宮弑父

秦穆公濟河焚舟……………一九一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二〇〇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給秦……………二一〇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二二〇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倭

趙宣子桃園強諫……………二二九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閹椒絕纓大會……………二三九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鼃構逆

陳靈公袒服戲朝……………二五〇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二五九

卷三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孫儒托憂悟主……………一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一一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一二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

一三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齡養叔獻藝

一四

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一五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信陽城三將鬪力

一六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一七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

一八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一九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

二〇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衍甯喜擅政

二一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縛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

二二

第六十七回

盧蒲葵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二三

第六十八回

賀廐祈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二四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辯服荊蠻

二五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卽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一六五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一七六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一八八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一九九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謗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	二一二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二二三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	二二三
第七十七回	泣秦廷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反國	二四五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却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	二五六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棲用稽文種通宰嚭	二六八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竭力事吳	二八一

卷四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一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納蒯瞶子路結纓	一一

第八十三回	誅白勝葉公定楚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商鞅變法
第八十八回	孫臏伴狂脫禍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經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滅夫差越王稱霸	二五
豫讓擊衣報襄子	三七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四八
驕忌鼓琴取相	五八
辭鬼谷孫臏下山	七〇
龐涓兵敗桂陵	八〇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九一
張儀被激往秦邦	一〇二
偽獻地張儀欺楚	一一三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一二三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一三四
齊王糾兵伐桀宋	一四三
驅火牛田單破燕	一五四
馬服君單解韓圍	一六三
假張祿庭辱魏使	一七三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一八六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一九九

第一百回

魯連仲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二一一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殺二將

二二一

第一百零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二二四

第一百零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二三一

第一百零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偽亂秦宮

二四一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

二五〇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荊軻

二六九

第一百零七回

獻地圖荊軻鬧秦廷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二七八

第一百零八回

并六國混一興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二八八

新式
標點

東周列國志 卷三

白下

蔡 稟元放加諫

南匯

朱惟公太忙標點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托優悟主

只看楚莊伐鄭之役，便知必霸；夫因人之不從而加討，來服而舍之，不因其城陷而遽入，恩威并著，烏得不霸？至晉人以六百乘之兵而敗一副將之不出命，則又天之所以成楚也。行軍之權全在主帥，凡有撓令，即正軍法。蓋戰者，國之存亡，衆之死生所繫，而其機宜介在呼吸，稍一違錯，必至敗亡。晉人救鄭之役，兵車六百乘，三軍齊出，六帥并建，任大責重，無逾於此。楚莊親在軍，謀臣勇將，無不畢萃，是何等強敵！兩國修盟和好而退，彼是上策；即使欲戰，亦必定謀設備，以圖萬全。荀林父爲中軍主將，心無措置，軍無紀律，以救將士譁噪，先穀遂命趙助之。按軍法論，即當斬；即或不然，亦宜且加囚繫，再議拒敵。何得倉惶失措，人自爲謀，進不成進，退不成退，貽師辱國，罪何可辭？當時若無士之預備設伏，晉軍之存者有幾乎？孫叔敖爲相多年，身死未久，其子乃負薪以食，其廉潔不言自見。但楚莊亦賢王也，乃不知恤賢相之後人，令其困苦至此，何也？當時若無優孟之言，則叔敖之子必將以負薪終其身矣，可嘆也夫！

話說晉景公即位三年，聞楚王親自伐鄭，謀欲救之，乃拜荀林父爲中軍元帥，先穀副之，士爲上軍元帥，卻克副之，趙朔爲下軍元帥，欒書副之。趙朔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嬰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更部將魏鉤趙旃荀營逢鮑癸等數十員，起兵車共六百乘，以夏六月自絳州進發，到黃河口，前哨探得鄭城被楚久困，待救不至，已出降於楚，楚兵亦將北歸矣。荀林父召諸將商議行止，士會曰：「救之不及，戰楚無名，不如班師，以俟再舉。」林父善之，遂命諸將班師。中軍一員上將，挺身出曰：「不可！不可！晉能伯諸侯者，以其能扶傾救難故也。今鄭待救不至，不得已而降楚，我若挫楚，鄭必歸晉，今棄鄭而逃楚，小國何恃之有？晉不復能伯諸侯矣。元帥必欲班師，小將情願自率本部前進。」林父視之，乃中軍副將先穀，字處子。

荀林父曰：「楚王親在軍中，兵強將廣，汝偏師獨濟，如以肉投餒虎，何益於事？」先穀咆哮大叫曰：「我若不往，使人謂堂堂晉國，沒一個敢戰之人，豈不可恥？此行雖死於陣前，猶不失志氣。」說罷，竟出營門，遇趙同，趙括兄弟，告以元帥畏楚班師，我將獨濟。同括曰：「大丈夫正當如此，我弟兄願率本部相從。」三人不秉將令，引軍濟河，荀首不見了趙同，軍士報道：「已隨先將軍迎楚軍矣。」荀首大驚，告於司馬韓厥。韓厥特造中軍，來見荀林父曰：「元帥不聞處子之濟河乎？如遇楚師必敗，子總中軍，而處子喪師，咎專在子，將若之何？」林父悚然問計。韓厥曰：「事已至此，不如三軍俱進，如其捷，子有功矣；萬一不捷，六人均分其責，不猶愈於專罪乎？」林父下拜曰：「子言是也。」遂傳令三軍並濟，立於傲鄆二山之間。先穀喜曰：「固知元帥不能遠

吾之言也。」話分兩頭，且說鄭襄公探知晉兵衆將恐一旦戰勝，將討鄭從楚之罪，乃集羣臣計議。大夫皇成進曰：「臣請爲君使於晉軍，勸之戰楚，晉勝則從晉，楚勝則從楚，擇強而事，何患焉？」鄭伯善其謀，遂使皇成往晉軍中，致鄭之命曰：「寡君待上國之救，如望時雨；以社稷之將危，儻安於楚，則以救亡，非敢背晉也。楚師勝鄭而驕，且久出疲敝，若擊之，敝邑願爲後繼。」牛穀曰：「敗楚救鄭，在此一舉矣。」欒書曰：「鄭人反覆，其言未可信也。」同起曰：「屬國助戰，此機不可失。」言是也。遂不由林父之命，同牛穀與皇成定戰楚之約。誰知鄭襄公又別遣使往晉軍中，亦勸楚王與晉交戰，是兩邊挑鬪，坐觀成敗的意思。孫叔敖、晉兵之盛，言於楚王曰：「晉人無決戰之意，不如請成，請而不從，然後交兵，則曲在晉矣。」莊王以爲然，使蔡鳩居往晉，請罷戰修和。荀林父曰：「此兩國之福也。」牛穀、蔡鳩居罵曰：「汝等此屬國，又以和局緩我，便是我帥肯和我，穀決不肯，務要殺得你片甲不回，方見我牛穀手段。快去報與楚君，教他早早逃走，饒他一命。」蔡鳩居被罵一場，抱頭鼠竄，將出營門，又遇趙同、趙括兄弟，以劍指之曰：「汝若再來，先教你吃我一劍。」鳩居出了晉營，又遇晉將趙旃，彎弓向之說道：「你是我箭頭之肉，少不得早晚擒到，煩你傳話，只教你王仔細。」鳩居回轉木寨，奏知莊王。莊王大怒，問衆將誰人敢去挑戰。大將荀伯應聲而出曰：「臣願往。」伯單軍，作爲御，攝叔爲車右。許伯驅車如風，逕逼晉壘。荀伯故意代御執轡，使許伯下車，俯馬正轡，以示閒暇。有遊兵十餘人過之。樂伯不慌忙，一箭發去，射倒一人。攝叔跳下車，又隻手生擒一人，飛身上車，餘兵殺聲喊都走。許伯仍爲御，望不營而馳。晉軍知楚將挑戰殺人，分爲三路追趕將來。鮑癸居中，左有

逢甯右有蓋。伯大喝曰：『吾左射馬，右射人，射錯了就算我輸。』乃將弓挽滿，左一箭，右一箭，忙忙射去，有分有寸，不差一些。左邊連射倒一四匹馬，馬倒，車遂不能行動。右邊蓋面門，亦中一箭，軍士被箭傷者甚多，左右二路追兵，俱不能進，只有鮑葵緊緊隨後，看趕著樂伯只存下一箭了，搭上弓靶，欲射鮑葵，想道：『我這箭若不中，必遭來將之手。』正轉念間，車馬驟之際，趕出一頭麋來，在樂伯面前經過，樂伯心卜轉變，一箭望麋射去，剛剛的直貫麋心。乃使攝叔下車取麋，以獻鮑葵。曰：『願充從者之膳。』鮑葵見樂伯矢無虛發，心中正在驚懼，因其獻麋，遂假意欺曰：『楚將有禮，我不敢犯也。』麾左右迴車，樂伯徐行而返。有詩爲證：

單車挑戰聘豪雄，車似雷轟馬似龍。神箭將軍誰不怕，追軍縮首去如風。

晉將魏錡，却鮑葵放走了樂伯，心中大怒曰：『楚來挑戰，晉國獨無一人敢出軍前，恐被楚人所笑也。小將亦願以單車探楚之強弱。』趙旃曰：『小將願同將軍走一遭。』林父曰：『楚來求和，然後挑戰，子若至楚軍，也將和議開談，方是答禮。』魏錡答曰：『小將便去請和。』旃先送魏錡諜車，謂魏錡曰：『將軍報鳩居之使，我報樂伯，各任其事可也。』却說上軍元帥士會，聞趙魏二將討差往楚，慌忙來見荀林父，欲止其行，比到中軍，二將已去矣。士會私謂林父曰：『魏錡起旃，自恃先世之功，不得重用，每懷怨望之心。況血氣方剛，不知進退，此行必觸楚怒，倘楚兵猝然乘我，何以禦之？』時副將卻克亦來言：『楚忌難測，不可不備。』穀六叫曰：『旦晚廝殺，何以備爲？』荀林父不能決。士會退謂卻克曰：『荀伯木偶耳，我等宜自爲計。』乃使卻克

約會上軍大夫蒙翽韓穿各率本部兵分作三處伏於敖山之前。中軍大夫趙嬰齊亦慮晉師之敗，願遣人具舟於黃河之口。

話分兩頭，再說魏錡一心忌荀林父爲將，欲敗其名。在林父面前只說請和，到楚軍中，竟自請戰而還。楚將潘黨知蔡鳩居出使晉營，受了晉將辱罵，今日魏錡到此，正好報仇。忙趨入中軍，魏錡已日出營去了，乃策馬追之。魏錡及大澤，見追將甚緊，方欲對敵，忽見澤中有麋六頭，因想楚將戰麋之中，彎起弓來，再射倒一麋，使御者獻於潘黨曰：『前承樂將軍賜解，敬以相報。』潘黨笑曰：『彼欲我描舊樣耳。我若追之，顯得楚人無禮。』亦命御者迴車而返。魏錡還營，詭說：『楚王不准講和，定要交鋒，決一勝負。』荀林父問趙旃何在？魏錡曰：『我先行，彼在後，未曾相值。』林父曰：『楚既不准和，趙將軍必然吃虧。』乃使荀息率軾車二十乘，步卒千五百人，往迎趙旃。

却說趙旃夜至楚軍，布席於軍門之外，車中取酒，坐而飲之。命隨從二十餘人，效楚語，四下巡察，得其軍號，混入營中。有兵士覺其僞，盤詰之。其人刀傷兵士，營中亂嚷起來，舉火搜賊，祇獲二十餘人，其餘逃去。見趙旃尚安坐席上，扶之起登車，覓御人已沒於楚軍矣。天色漸明，趙旃親自執轡鞭馬，馬餓不能馳。楚莊王聞營中有賊遁去，自駕戎輅，引兵追趕，其行甚速。趙旃恐爲所及，棄其車，逃入萬松林內，爲楚將屈蕩所見，亦下車逐之。趙旃將甲裳掛於小小松樹之上，輕身走脫。屈蕩取甲裳并車馬，以獻莊王。方欲回轅，望見單車風塵而至，視之，乃潘黨也。黨指北向車塵，謂莊王曰：『晉師大至矣。』這車塵却是荀林父所遣軾車，迎趙旃，不潘黨

遠望見，誤認以爲大軍，未免輕事重報。嚇得莊王，面如土色。忽聽得南方鼓喧天，爲首一員大臣，領著一隊車馬飛到，這員大臣是誰？乃是令尹孫叔敖。莊王心中稍安，問：「相國何以知晉軍之至，而來救寡人？」孫叔敖對曰：「臣不知也，但恐君王輕進，誤入晉軍，臣先來救駕，隨後三軍俱至矣。」莊王北向再看時，見塵頭不高，曰：「非大軍也。」孫叔敖對曰：「兵法有云：『甯可我迫人，莫使人迫我。』諸將既已到齊，吾王可傳令，只顧殺將前去，若挫其中軍，餘二軍皆不能存矣。」

莊王果然傳令，使公子嬰齊同副將蔡鳩居，以左軍攻晉上軍公子側，同副將王尹齊以右軍攻晉下軍，自引中軍兩廣之衆，直擣荀林父大營。莊王親自按捺擊鼓，衆軍一齊擣鼓，鼓聲如雷，車馳馬驟，步卒隨著車馬，飛奔前行。晉軍全沒準備，荀林父聞鼓聲，纔欲探聽，楚軍漫山遍野，已布滿於營外，真是出其不意了。林父倉忙無計，傳令并力混戰。楚兵人人耀武，個個揚威，分明似海嘯山崩，天摧地塌。晉兵如久夢乍醒，大醉方醒，還不知東西南北，沒心人遇有心人，怎生抵敵得過？一時魚奔鳥散，被楚兵砍瓜切菜，亂殺一回，殺得四分五裂，七零八碎。荀營乘著輓車，迎不著趙旂，却撞著先將熊負羈，兩下交鋒，楚兵大至，寡不敵衆，步卒奔散。荀營所乘左驂，中箭先倒，遂爲熊負羈所擒。

再說晉將逢伯，引其二子逢甯、逢蓋，共載一小車，正在逃奔，恰好趙旂脫身走到，兩趾俱裂，看見前面有乘車者，大叫：「車中何人？望乞挈帶！」逢伯認得是趙旂，分付二子速速馳去，勿得反顧。二子不解其父之意，回顧看之。趙旂即呼曰：「逢君可載我！」二子謂父曰：「趙旂在後相呼！」逢伯大怒曰：「汝既見趙旂，合

常讓載也。叱二子下車，以轡授趙旃，使登車同載而去。逢逢失車，遂死於亂軍之中。荀林父同韓厥，從後營登車，引著敗殘軍卒，取路山右，沿河而走，棄下車馬器仗無算。先穀自後趕上，額中一箭，鮮血淋漓，扯戰袍裹之。林父指曰：「敢戰者亦如是乎？」行至河口，趙括亦到，訴稱：「其兄趙嬰齊，私下預備船隻，先自濟河，不通我等得知，是何道理？」林父曰：「死生之際，何暇相聞也？」趙括恨恨不已，自此與嬰齊有隙。林父曰：「我兵不能復戰矣！目前之計，濟河爲急。」乃命先穀往河下招集船隻，那船俱四散安泊，一時不能取齊。正擾攘之際，沿河數人馬紛紛來到，林父視之，乃是下軍正副將趙朔、魏書，被楚將公子側襲敗，驅率殘兵，亦取此路而來。兩軍一齊在岸，那一個不要渡河的船數一發少了。南向一望，塵頭又起，林父恐楚兵乘勝窮追，乃擊鼓出令曰：「先濟河者有賞！」兩軍奮勇，自相爭殺，及一船上人滿了，後來者攀附不絕，連船覆水，又壞了三十餘艘。先穀在舟中喝令軍士，但有攀舷扯漿的，用刀亂砍其手，各船俱效之，手指砍落舟中，如飛花片片，數掬不盡，皆投河中。岸上哭聲震響，山谷俱應，天昏地慘，日色無光。史臣有詩云：

舟翻巨浪連帆倒，人逐洪波帶血流。可憐數萬山西卒，半喪黃河作水囚。

後面塵頭又起，乃是荀首、趙同、魏錡、逢伯鮒，一班敗將，陸續逃至荀首已登舟，不見其子荀罃，使人於岸呼之，有小軍看見荀罃被楚所獲，報知荀首。荀首曰：「吾子既失，吾不可以空返。」乃重復上岸，整車欲行。荀林父阻之曰：「罃已陷楚，往亦無益。」荀首曰：「得他人之子，猶可換回吾子也。」魏錡亦與荀罃相厚，亦願同行。荀首喜甚，聚起荀氏家兵，尙有數百人，更兼他平昔恤民愛士，大得軍心，故下軍之衆，在岸者無不樂從。

卽已在舟中者，聞說下軍荀大夫欲入楚軍尋小將軍，亦皆上岸相從，頗効死力。此時一股銳氣，比著全軍初下寨時，反覺強旺。荀首在晉，小算是數一數二的射手，多帶良箭，撞入楚軍，遇著老將尹襄老，正在掠取遺車棄仗，不意晉兵猝至，不作整備，被荀首一箭射去，恰穿其額，倒於車上。公子穀臣看見襄老中箭，馳車來救，魏錡就迎住廝殺。荀首從旁觀定，又復一箭，中其右腕，氣血負痛拔箭，被魏錡乘勢將殺。臣活捉過來，并取襄老之尸。荀首曰：『有此二物，可以贖吾子。』楚師強甚，不可當也。『乃策馬急馳，比及楚軍知覺，欲追之已無及矣。』

且說公子嬰齊來攻上軍，士會預料有事，探信最早，先已結陣，且戰且走。嬰齊追及敖山之下，忽聞砲聲大震，一軍殺出，當頭一員大將，在軍中高叫：『鞏朔在此，等候多時矣！』嬰齊到吃了一驚，鞏朔按住嬰齊廝殺，約鬪二十餘合，不敢戀戰，保著士會徐徐而走。嬰齊不捨，再復追來，前面砲聲又起，韓穿起兵來到，偏將蔡鳩居、車迎敵，方欲交鋒，山凹裏砲聲又震，旗旛如雲，大將郤克引兵又至。嬰齊見埋伏甚衆，恐墮晉計，喝金退師。士會點查將士，並不曾傷折一個人，遂依敖山之險，結成七個小寨，連絡如七星，楚不敢逼。既到楚兵退盡，方纔整旂而還，此是後話。再說荀首兵轉河口，林父大兵，尚未濟盪，心甚驚皇，却喜得趙嬰齊渡江北岸，打發空船兩來接應。時天已昏黑，楚軍已至郢城，伍參請速追晉師。莊王曰：『楚白城潰，失利貽羞社稷，此一戰可雪前恥矣。』晉楚終當講和，何必多殺？乃下令安營。晉軍乘夜濟河，紛紛擾擾，直到天明方止。史臣論荀林父知不能料敵，才不能御將，不進不退，以至此敗，遂使中原伯氣盡歸於楚，豈不傷哉！有詩云：